

# 怒搗大成殿

王农兵曲艺演唱集

(5)

劉



239.07  
8

河南人民出版社

# 怒 捣 大 成 殿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

(5)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85 定价0.11元

## 目 录

- 怒搗大成殿（唱词）………舞阳县 张放忠（1）  
老锻工备课（山东快书）………固始县 邹振启祝邊憲（15）  
“一张照片”藏奸计（快板小段）  
……………郑棉三厂工人 刘反修（21）  
洪秀全大闹祠堂………郑州市 郭治国（25）  
西门豹除巫（河南坠子）………舞阳县 陈 魏（35）

# 怒 捣 大 成 殿

(唱词)

舞阳县 张效忠

唱的是明朝统治日薄西山，  
神州大地的革命烈火燃。  
农民们纷纷来起义，  
造反的吼声震山川。  
有一支霸州农民起义军，  
转战到山东杀敌顽。  
正德六年打进了兗州境，  
要进攻孔老二的家乡曲阜县。  
这一日清晨五更天，  
春寒料峭风扑面。  
在通往曲阜的大道上，  
马蹄踏踏雪水溅，  
一支马队多雄伟，  
迅猛奔驰似闪电。  
马队前并辔走着三员将，  
飞马驰骋勇向前。  
居中将骑着一匹红鬃马，

黑色大氅披在肩。  
浓眉广额络腮胡，  
身材魁梧不一般。  
他就是起义军大帅叫刘六，  
英勇杀敌威名传。  
左边是刘六的兄弟叫刘七，  
英武的神箭手多彪悍。  
右边是军师叫赵燧，  
刚参加农民起义没几天。  
起义军风驰电掣正前进，  
突然间，刘七手指小山喊：  
（白）“哥，你瞧！”  
刘六放慢马步远处看，  
果然有一人舞臂跑下山。  
刘六把手只一摆，  
马队便齐刷刷地路上站。  
那人跑到大道上，  
原是个衣衫褴褛的庄稼汉。  
他上前拉住刘六手，  
口里只把粗气喘：  
“刘大帅，我的名子叫孔茂，  
要投奔起义军来造反。  
大帅快打进孔府去，  
百姓日夜把你们盼！”

刘六热情地拉住孔茂的手：  
“好兄弟，咱正要去把孔府的老窝端。”  
孔茂他眼望亲人多激动，  
一股暖流涌心间。  
他“哧”地一声拉开破棉袄，  
道道伤疤露眼前。  
新仇旧恨涌心头，  
无比愤怒握铁拳；  
“贼孔斋这个王八蛋，  
狼心狗肺的‘东霸天’！  
去年秋孔斋诬俺短了他的租，  
硬说俺对‘圣人’不敬罪非浅。  
一根签把俺抓进他公堂，  
打得俺皮开肉又绽。  
派爪牙夺走了俺的地，  
俺娘被活活打死离人间。  
贼孔斋欠下俺穷人多少血泪债，  
众弟兄，你要给俺报仇冤。”  
刘六听罢怒满胸，  
面对战士开了言：  
“狗孔斋这个‘衍圣公’，  
欺压咱穷人太凶残。  
今天咱打进孔府去，  
不捉老贼誓不甘！”

战士们群情激愤怒火燃，  
刘六他一道命令往下传：  
(白)“弟兄们，上马！午时以前，拿下曲阜！”  
霎时间，战士们纷纷把马上，  
一个个愤怒挥铁拳。  
“捣碎孔府！活捉孔斋！”  
吼声雷动响云天。  
这时候，千军万马奔腾急，  
起义军天兵怒气冲霄汉。  
一霎时，团团围住了曲阜城，  
狗孔斋心急火燎乱转圈，  
他爬在城墙垛后向外望，  
不由得浑身打颤颤。  
城墙外旌旗遍山野，  
人喊马嘶声喧天。  
起义军进攻阵势已摆好。  
单等那云梯扎起就开战。  
孔斋想，要是救兵来不到，  
我这颗脑袋可要把家搬。  
狗孔斋三角小眼一眨巴，  
一手伸进宽袖管。  
摸出书信绑在箭把上，  
让家丁一箭射到城外边。  
城头上扯起一面破白旗，

内

大成殿

假求和暂休战拖延时间。  
这时候，箭带书信飞城外，  
“嗖”一声，正落在刘六的马头前。  
刘六他海底捞月把信捡，  
交给军师仔细看。  
赵燧只把信展开，  
狗孔斋的笔迹在上边。  
上写道：“刘大帅英雄起草莽，  
威震四方美名传。  
不知你何故屯兵在城下？  
咱两家远日无仇近无冤。  
圣人曰：‘礼之用，和为贵’  
斗则两败俱伤残。  
‘中庸之道’圣人训，  
流传千古是名言。  
贵军深明大义能退兵，  
俺愿助军饷再把酒肉献。  
兵退后，三日以内定办到，  
我孔某讲信用绝不食言。”  
刘六听罢怒火起，  
将信撕碎扔一边：  
“这分明是个缓兵计，  
我早识破了孔斋的鬼机关。  
前几天，他还派心腹带密信，

向兗州知府去求援。

今天他表面装着要求和，

背地里却在暗算咱。

什么‘忠恕’、‘仁义’和‘中庸’，

这些孔老二的谰调岂能把人骗！

阴谋诡计救不了他狗命，

对恶狼决不能心慈手软。”

（白）刘六回身喊刘七：

“小七，把城头那面妖旗给我拔了！”“嗳！”

刘七他怒目圆瞪往上看，

催马弯弓箭上弦。

只听“嗖”地一声响，

破旗应声飞上天。

紧接着，起义军擂响了催战鼓，

一片杀声震云天。

众战士猛攀云梯攻城紧，

奋勇杀敌齐上前。

西城门佃户杀了守门军，

砸开铁锁把门献。

孔茂带路往里冲，

起义军一拥而入潮水般。

狗孔裔一看事不好，

头一扭，夹起尾巴窜了圈。

这时候，四乡农民也赶到，

手拿着锄头斧子来助战。  
革命的洪流不可挡，  
冲涤着千年古城曲阜县。  
台阶前，一对石狮被掀倒，  
黑门旁，“文章道德”的金字铜牌被踩弯。  
孔府的牢门被砸开，  
无辜的农民重见天。  
满尖尖的谷仓被打开，  
劳动果实又回到人民手里边。  
多少年啊，含血忍泪做牛马，  
受尽压迫和饥寒。  
多少年啊，枪林箭雨闯天下，  
正是为了翻身做主这一天。  
刘六他心潮激动滚热泪，  
只见刘七驰马到面前：  
“哥！众兄弟四处寻孔斋，  
不知他到底藏在哪里边。”  
刘六朝孔府的西边望，  
积雪覆盖大成殿。  
“大成殿你们找没有？”  
“走，咱再到那里看一看！”  
刘六带领人马进孔庙，  
把大小庙门都把严。  
战士们前庭后院搜查遍，

狗孔斋还是没有被找见。

刘六他迈步跨进大成殿，

大殿里蜡烛残照冒黑烟。

孔老二的泥胎居正中，

颜、思、曾、孟立两边。

“十大哲人”墙上画，

个个是满脸横肉内藏奸！

刘六望着殿堂众偶像，

气头上更把怒火添：

这些孔孟之徒害人虫，

今天要砸它个稀巴烂！

（白）刘六把手往下一劈，高喊：“供这些家伙干

啥！砸！”

一声令下不怠慢，

战士们呼啦拥上前。

“乒乓劈啪砸得猛，

只砸得大殿乱动弹，

颜渊翻着白眼被掀倒，

曾参的脑瓜劈两半，

子思肚子上截了个大窟窿，

孟轲的胡子被揪完。

刘六纵身上供案，

把一百多斤的香炉掂，

照准孔老二的狗脸砸下去，

“哐当”一声孔老二的脑袋把家搬。

这时候，泥胎肚里发出一声叫！

（白）“哎哟！别砸啦，别砸啦！”

从泥像里冒出一张蜡黄脸。

刘六厉声喝问：“你是谁？”

那人语无伦次开了言：

（白）“我，我是孔圣……啊，

不不，我是孔斋……”。

战士们说：“你快出来，

慢一点我把你头砸烂！”

孔斋一听头一缩，

赶紧从座下窟窿往外钻。

“孔斋被咱们逮住啦！……”

一霎时，欢声响彻大成殿。

孔斋他耷拉着脑袋象条赖皮狗，

偷偷地睁眼四下看。

满地的祭器被砸碎，

孔老二的泥胎被捣烂。

他眼里挤出几滴伤心泪；

磕头求饶开了言：

“刘大帅，做事可不能都做绝，

有啥事咱们好商谈。

我早已修书来求和，

兄弟我可是真心一片。

还望众位暂息怒，  
只求大帅开恩典。”  
刘六眼喷怒火视孔斋，  
冷笑一声又开言：  
“狗孔斋你这个巧伪人，  
口吐甜言腹藏剑。  
说什么求和是真心，  
你不是已经写信把兵搬？”  
狗孔斋好象当头挨一棒，  
差点摔倒在殿前。  
既然阴谋已揭穿，  
他立即凶相毕露出狂言：  
“你们这些穷小子，  
不安名分敢造反。  
心目中竟然没有大‘圣人’！  
没有王法没有天！……”  
刘六怒不可遏一声吼：  
(白)“住嘴！  
不准你信口雌黄胡乱言！  
要是没有俺庄稼汉，  
哪来你孔府的高楼大院？  
要是没有俺庄稼汉，  
哪来你孔府的鱼肉酒宴？  
庄稼汉日晒雨淋血汗流尽，

你们却不劳而获理得心安。  
你这倒底是谁家‘圣人’？  
庄稼汉为何不能造反？  
你妄想用圣人、王法来吓唬俺，  
(白) 呃！告诉你，  
这才真是打错了算盘！  
要怕‘圣人’咱就不起义，  
要怕王法咱就不造反。  
咱就是要把地主、皇帝连同孔老二，统统赶进阎王  
殿！”

说到此刘六一声令：  
(白)“来人哪——”  
应声跳出将两员，  
上前只把孔斋捆，  
孔斋他垂死挣扎乱叫唤：  
“自古刑不上大夫，  
你们竟敢把我拴。  
你们这是要‘坑儒’，  
真是大逆不道要反天……”

这时候，只听孔茂一声吼：  
(白)“住嘴！不许你孔斋满嘴喷粪！”  
他带领佃户冲进大成殿。  
握着搜来的鬼头大刀黑红棍，  
还有那蛇枪、镣铐、牛尾鞭。

老梁头抬着锅拍枷，  
手指孔裔怒火燃：  
“狗孔裔你这个假圣人，  
你欺压俺穷苦百姓太凶残！”  
在“孔林”我捡了几根枯树枝，  
你就罚我游街三月半。  
一步一滴血和泪，  
锅拍枷把我的腰压弯。”  
孔二楞举起铁锁链，  
两眼怒瞪扑上前：  
“狗孔裔你这个害人虫，  
假仁假义黑心肝。  
有一次我挖了半截旧石碑，  
你硬说冲了孔府风水把我抓进监。  
一顿毒打还不够，  
又系上这一百二十斤的铁锁链。”  
佃户们愤怒齐控诉，  
字字句句血斑斑：  
“你孔府的庄田数不尽，  
你孔府的罪恶说不完。  
你夺地霸产害人命，  
佃户们冤仇似海恨如山。  
深仇大恨誓要报，  
不杀孔裔心不甘！”

刘六怒火填胸痛斥道：  
“你孔府就是阎王殿！  
你满口‘仁义’和‘道德’，  
实际上杀人不眨眼，  
你们的‘仁义道德’全是吃人经，  
对人民欠下血债几千年。  
罪恶累累要清算，  
血债要用血来还。  
孔老二在两观台杀了少正卯，  
今天也叫你两观台上狗命完。  
弟兄们，把老狗押上两观台，  
为咱穷苦百姓报仇冤！”  
这时候，佃户们吼声震天响，  
狗孔斋早吓成泥一滩。  
刀斧手将他拖出文庙外，  
一刀送他上西天。  
这真是大快人心多激动，  
坪台上点起烈火熊熊燃。  
什么吃人的地契和匾额，  
统统扔进了火里边。  
什么四书和五经，  
烈火之中化灰烟。  
风暴啊，席卷着旧世界！  
烈火啊，映红了不夜天！

刘六他心潮激荡豪情添，  
似看到熊熊烈火正燎原。  
眼下孔斋虽然被铲除，  
还有那许多豺狼没杀完；  
万恶的孔府被捣毁，  
皇帝还压在百姓的头上边。  
刘六暗把拳握紧，  
杀不尽豺狼心不甘。  
他挥刀跃马奔前方，  
义旗猎猎映红了天！